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2011中国短篇小说年选>>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2011中国短篇小说年选>>

13位ISBN编号：9787536063808

10位ISBN编号：7536063806

出版时间：2012-1

出版时间：花城

作者：中国小说学会

页数：263

字数：367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2011中国短篇小说年选>>

内容概要

优秀的短篇小说，在相当程度上代表了当下小说创作的风向，体现着作家在艺术探索上达到的高度，具有很强的专业“看点”。
中国小说学会编著的《2011中国短篇小说年选》题材多样，风格多样，以质取文，不以人取文；广泛阅读，精中求精。
《2011中国短篇小说年选》是2011年中国短篇小说年选集，所收文章《七十年代的四季歌》、《我们的会场》、《海姆立克急救》、《钻石般的》、《花被窝》、《永动》、《爱》、《下楼》、《帅旦》等。

作者简介

洪治纲，男，1965年10月出生于安徽省东至县。
文学博士。
广州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广东省高等学校“千百十工程”省级培养对象，并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小说学会常务理事。

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与批评，曾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艺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及评论200余万字。
出版有《守望先锋》、《余华评荡》、《无边的迁徙》、《中国六十出生作家群研究》、《主体性的弥散>等个人专著十余部，以及《国学大师经典文存》、《最新争议小说选》、《年度中国短篇小说选》等个人编著二十余部。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2011中国短篇小说年选>>

书籍目录

序洪治纲
七十年代的四季歌　迟子建
我们的会场 范小青
海姆立克急救　铁凝
钻石般的　梁晴
花被窝　晓苏
永动　篌晗
爱 张惠雯
下楼　陈谦
帅旦计　文君
老大你好　田耳
吞吐记　朱辉
皈依　钟求是
轮子是圆的　徐则臣
每天一枚硬币　张玉清
剪不断，理还乱　余一鸣
第四个苹果　王小王
西洋景　王手
高山流水　王秀梅
水边的舞鞋　陈河
听洪素手弹琴　东君
哈代诗篇中的神秘终结　权聆
国王和他的疆土　李浩
巨象　甫跃辉
水晶晶花　龙仁青
乌金的牙齿　万玛才旦
六亩地　朱日亮

章节摘录

七十年代的四季歌 迟子建 春：外祖母的灶火 外祖母说：“猫儿，你去给姥姥抱块袢子！”我撅起嘴，磨蹭着走向院子的袢子垛。
桦子就是柴火，七十年代的大兴安岭，家家户户烧的都是桦子。
鲜树不能做袢子，得是风干了的被狂风掘了根的倒木，或是虽然站立着，却已被雷电打死的枯树。
将它们锯得一截截的，再用斧子劈成块，桦子就成了。
袢子有松木的，也有白桦木和水冬瓜的。
松木桦子大多有松油，烧起来火焰旺，金红色，散发出浓烈的松香气；白桦木袢子的火焰橘黄色，香气也有，不过非常淡，得觑着鼻子仔细闻；青皮的水冬瓜桦子，火焰倒是好看，能发出太阳般的白炽光焰，可它没香气，而且不抗烧，在炉膛趴上半小时吧，就灰飞烟灭了。
所以外祖母一看家人拉回了水冬瓜，就会撇嘴，好像谁领来了一个病病怏怏的丫头，非要做她的儿媳似的。
桦子垛高高的，我矮矮的；袢子垛像头肥实的花母牛，而我则是它蹄子旁可怜的蚂蚁。
我讨厌抱袢子，一不留神，袢子身上丛生的木刺，就会扎了我的胳膊或手。
刺扎得浅，用针挑出来，忍个瞬间的疼痛就是了；若扎得深，难以拔出，皮肉就像是钻进了一条毒蛇，火烧火燎的，晚上连觉都别想睡安稳！
外祖母分派我做活的时候，是一九七。
年，我满六岁。
那年夏天，母亲将我送到漠河乡的外祖母家。
由于年幼，在父母身边时，我不做活，见天地除了吃和睡，就是淘气。
可是外祖母觉得像我这般大的女孩该调教了，所以母亲一把我撂下，她就教我抱桦子，倒尿罐，抹桌子扫地，洗手绢和袜子，这些小活，她认为不可小视。
我不愿意外祖母叫我“猫儿——”，我有小名的，叫迎灯。
只不过因为我四五岁的时候，在托儿所与小朋友抢苹果吃，挠伤了人家的脸，就落下个“老猫”的外号。
外祖母一叫我“猫儿——”，我就气鼓鼓的，感觉自己不是人，跟猪狗一样了。
外祖母是个小脚女人，又矮又瘦。
她明净的瓜子脸，骨碌碌的黑眼睛，快五十的人了，看上去却一派少女的神情。
她头发自得早，那发髻套里塞着的头发，就像一网银鱼！
她喜欢白衣黑裤，不管太阳多么晒，她的肤色都是白皙的。
她说话语速快，跟她干活一样利落。
无论冬夏，她总是凌晨四五点钟就起来。
外祖母家的早饭从不对付，稀的干的都得有。
干的永远是烤得外焦里嫩的火烧。
稀的呢，秋冬时节是粥，小米粥或是玉米糊糊；春夏时节依仗着菜园的蔬菜，汤就登场了。
菠菜、小白菜和西红柿，是汤的主角。
汤的配角永远是香菜，外祖母把它们切成碎末，每种汤出锅时都要撒上一层，让它们像绿珠子一样在汤上滚动。
除了这些，外祖母还得给外祖父准备酒肴，他一早一晚要喝酒的。
酒肴是煎鱼，或是小葱拌豆腐。
外祖父晚年在公社打更，晚出早归。
他早晨交完班，大约五六点钟的样子。
他一进家，外祖母就把酒菜摆上桌了。
冬天的太阳出得晚，外祖父坐在圆桌旁喝酒的时候，还得掌灯。
等他喝完酒，我从炕上爬起来，油灯就灭了。
天边是红的，外祖父的脸膛也是红的。

不过外祖父脸上的红，是酒气给熏染的。
太阳出来了，外祖父倒在炕上睡去了，馋嘴的我顾不得梳洗，直奔饭桌，享用剩下的酒肴。
我和外祖母睡在东屋。
东屋有一铺大炕，刷着蓝油漆，光溜溜的。
光溜到什么程度呢？
不仅能照人，猫在上面走，往往爪下打滑，侧歪了身子。
被褥整齐地摞在炕梢，用蓝方格布苫着。
为什么不能放炕头呢？
因为炕头挨着火墙和灶坑，它们烧得太热的时候，被褥就成了烧饼，会被烤成焦黄色。
那时候的布匹和棉花凭票供应，伤了被褥的脸皮，损失可就大了。
外祖母喜欢讲鬼神故事，晚上她钻进被窝，嘴里就会蹦出妖魔鬼怪，我听了害怕，一怕就想撒尿，可尿罐搁在门口，屋子黑漆漆的，我不敢下地。
外祖母只好翻身摸出手电筒，射一束光为我壮胆。
往往我撒尿后哆哆嗦嗦回到炕上，她就不说故事了，大约觉得我听怕了再去撒尿，浪费手电筒的亮儿，不划算。
外祖母睡了，我却睡不着，想知道那些故事的结局，于是就用痒痒挠把她挠醒。
外祖母的枕头下除了放着手电筒，还有一个用晒干的玉米棒子做成的痒痒挠。
我挠醒她，问：“姥姥，后来怎么样了？
”外祖母迷迷糊糊中嘟囔着：“怎么样了——”然后叹口气，说：“这么样了——”随便讲几句，给鬼神一个去处，把我打发了，复又睡去。
她也不能不睡，不仅一家人的早饭等着她做，一个院子的牲畜和家禽，也会在醒来后，张着嘴朝她乞食。
漠河乡那时也就二百来户人家，几乎家家独门独院。
房子大都是木刻楞的，房前屋后有广阔的菜园。
由于与苏联交界，而中苏关系紧张，所以尽管从外祖母家到界河走一刻钟就到了，大人也不让我们小孩子独自到江边玩。
说是对岸高鼻子的老毛子坏，万一江上的巡逻艇靠过来，把我们抓过去，就会喂狼了。
那时最让我不解的是，为什么苏联那么坏，太阳却要从它们那儿升起呢？
因为从东窗望出去，近处的是私家菜园，再远一点的是公社的黄豆地和麦田，而过了麦田，下一个坎儿，就是黑龙江了。
黑龙江的这岸是漠河乡，对岸就是苏联的山峦。
每天早晨，我是看着太阳从那儿升起来的。
外祖母家的东边，住着一个苏联老太太。
她七八十岁的样子，独居。
她个子高高，肤色白皙，高鼻深目。
她是建国前逃过来的，嫁了个中国马夫，生了两个儿子。
可是后来因为中苏关系恶化，那个男人怕受牵连，抛下她和孩子跑了。
苏联老太太的儿子我只见过一个，他那时四十多岁了吧？
沉默寡言，黧黑干瘦，光棍一条。
他膝下有个叫春生的十多岁的男孩，是他弟弟过继给他的。
春生是个三毛子，浓眉大眼，不灵光，总干傻事。
每隔一两天，他都要来给她奶奶劈柴挑水。
做过乡长的外祖父，不让我去苏联老太太家玩，说她家政治上有问题。
我不懂政治，只懂得愣头愣脑的春生是好玩的，春生奶奶家的蚕豆是诱人的。
所以春生一来，我就从自家菜园越过栅栏，跳到她家的菜园，再溜进门去。
那道木栅栏比我高不了多少，鸡都跳得过去，别说是我了。
她家的狗认得我，一见我就摇尾巴。

我乐意看春生干活，喜欢听他说话，更愿意进屋吃蚕豆。
苏联老太太喜欢穿条宽松及膝的古铜色裙子，头上包着三角头巾。
我一来，她就把我抱到一个高背椅子上，端来蚕豆给我吃。
她炒的蚕豆浓香酥脆，妙不可言。
我嘎嘣嘎嘣嚼蚕豆的时候，挂钟里的钟摆“ 滴答滴答 ”地摇摆，一副馋昏的模样。
苏联老太太基本不说话，像个哑巴。
我吃蚕豆的时候，她坐在一旁专注地看。
等我吃完了，她把我从椅子上抱下来，拉着我的手，带我跳舞。
她跳的舞，基本就是驴拉磨似的转圈。
估计我满脑子的糨糊吧，转个三五圈就迷糊了。
她紧紧拉着我的手，不让我栽倒，然后放声大笑！
春生一听见他奶奶笑，会撇下手中的活儿跑过来，扶着门框，探着头，跟着嘿嘿乐。
外祖父睡了一头晌，下半晌就精神了。
若是冬天，他下午会提着弯把锯，将整根的木头横在人字形的踞架子上，截桦子。
拉锯声流水一般，清脆悦耳。
偶有喑哑，那是松油捣的鬼，它们黏着锯齿了。
锯末子白花花的，像雪花。
锯末子不能扔掉，将它们稻谷似的扫成一堆，转年春天晾干了，可以撒在天棚顶上，做房屋的保暖层。
而其他季节，外祖父下午是在菜园劳作，打垄、铲地、拔稗草、架豆角架、间苗、施肥或是打农药。
外祖父在菜园干活的时候，我喜欢凑过去，缠他讲故事。
他的故事跟外祖母的不一样，没有鬼神，都是人的故事。
外祖父从山东逃荒过来，吃尽苦头，早年在老沟给日本人采过金子，见多识广，所以他的故事很传奇。
他说日本工头坏，动不动就使鞭子，但做饭的日本人好，和善，烤的烧饼管够吃。
他说苏联人讲义气，漠河乡发大水时，他们开着快艇来救中国人。
不过苏联士兵不好，帮着收复东北时，尽睡大姑娘。
他还说以前这地方窑子很多，不仅是中国的，连俄国的日本的窑子娘们也来做营生，从淘金汉怀里掏钱。
窑子和窑子娘们是干什么的，我懵懵懂懂，就问他的钱也被掏了吗？
他很生气，伸出大巴掌要打我。
我赶紧逃，一边撒丫子跑一边喊：“ 哈酒了！
”外祖父的山东腔，总是把“ 喝酒 ”说成“ 哈酒 ”。
没想到我故意气他，他倒呵呵乐了。
外祖父比外祖母大了近一句，四方大脸的。
虽然他脸上皱纹不多，但因为驼背了，给人衰老的感觉。
他当乡长的时候，常拿自家的东西给公家，气得外祖母拿起拴牛的绳子，威胁他要上吊。
外祖母并非小气，只是觉得公私要分明。
母亲对我说，闹饥荒的时候，家家吃不饱，外祖母看着邻居家断了顿，一家老小几天没吃东西，全都饿倒在炕上，便把家里仅存的一点米匀给邻居救命。
自家的米少了，她就用一把米煮一大锅粥，上面撒点干萝卜缨子。
挨过饿的人没有不爱惜粮食的，外祖母要是看我碗里剩了几粒米，会吆喝我吃干净了；而她喝粥，最后总会擎起碗，舌头绕碗边一圈，将粥汁舔光。
……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